

评点插图本

唐浩明晚清三部曲

楊

度

下

唐浩明 著



评点插图本 唐浩明晚清三部曲
获中国图书奖、国家图书奖

国家优秀长篇小说奖

杨度

下



唐浩明 著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目 录

第九章 投身袁府	533
一 为接儿媳妇回家,老名士煞费心机	533
二 王闾运为进京做官的弟子准备了两份特殊礼品	541
三 儿子的情人转眼间做了老子的姨太太	557
四 袁世凯要杨度转告梁启超,他不是戊戌政变的告密者	564
五 杨度踏遍西山,下定决心要寻到静竹的墓穴	573
六 静竹作出异乎寻常的抉择	579
七 看到《大周秘史》的扉页题辞,袁世凯有意成全杨度	586
八 即使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,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驱驰	592
第十章 山雨欲来	597
一 大喜之夜,杨度和亦竹双双来到静竹的房里	597
二 临终前夕,慈禧为中国选择了最后一位皇帝	602
三 徐世昌来到袁府,为把兄弟画策渡难关	611
四 醇王府里,母子夫妻兄弟为争权夺利吵得不可开交	622
五 锡拉胡同与肃王府的密谋在同时进行	635
六 张之洞巧叙前朝旧事,救了袁世凯一命	641
七 冷冷清清的前门火车站,前来给袁世凯送行的 只有严修和杨度	649
八 江亭再题《百字令》:昨宵一梦兼春远,梦里江山更好	660
九 悟字长老指明朝廷亡在旦夕的三个征兆	673
第十一章 洹上私谋	683
一 奉内阁总理之命,杨度连夜奔赴彰德府	683
二 野老胸中负兵甲,钓翁眼底小王侯	689
三 张謇私下对袁世凯许愿:倒掉皇族内阁后由你来做总理	695

四	杨度没有料到,袁世凯居然想当大总统	703
五	茶叶蛋里的四字情书:忍死须臾	711
六	袁世凯隆重宴请刚出牢门的汪精卫	718
七	杨度和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	725
八	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:袁世凯不是曾国藩	734
九	静竹的鼓励,自我的检讨,使杨度相信自己的转变没有错	749
十	南下就职前夜,北京城闹起了兵变	756

第十二章 一拍即合 768

一	八指头陀笑道:和尚如此厌倦红尘,何不出家	768
二	八指头陀向杨度讲授佛家哲理:人世好比一个圆圈	774
三	袁世凯巧妙地逼迫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副署	785
四	袁克定决心效法太原公子	795
五	今日的太原公子与未来的房玄龄一拍即合	804
六	夏寿田对亡妾的深情眷恋,使叔姬心里很不是味道	813
七	杨度和梁启超都把宝押在蔡锷身上	821
八	湘绮楼庭院,王氏祖孙三代赏月联诗	832
九	进京途中,王闿运为旧时名妓书写《洛神赋》	840
十	老于应对的袁世凯,面对周妈,不知如何称呼为好	852

第十三章 筹安会首 863

一	日本公使夜进居仁堂	863
二	从秦汉到前清,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	870
三	发生在云吉班里的风流壮举	877
四	袁世凯题赠的金匾高高悬挂在杨度的厅堂上	888
五	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	890
六	严复说华风之弊,八字尽之:始于作伪,终于无耻	895
七	梁启超公开宣布:复辟帝制一事,哪怕全国都赞成, 我也断不能赞成	906
八	国史馆的饷银居然被周大拿去赌博	918
九	静竹为哲子衰湊了他们圣洁的爱情伤心	925
十	正阳门城楼上,郭垣对袁克定谈北京王气	929

十一	八大胡同的妓女为中华帝国取了一个动听的年号：洪宪	937
十二	袁克定破釜沉舟，要把帝制推行到底	947
十三	哲子，早日奉母南归，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	957
第十四章 小红低唱		970
一	千年前的《推背图》上便已载明袁克定要做皇帝	970
二	看到蔡锷拍来的独立通电后，袁世凯大骂杨度是蒋干	978
三	究竟是人生不宜久处顺境呢，还是顺境原本就是 诱人堕落的陷阱	984
四	落难的杨度依旧羡慕宋代宰相赠妾与人的雅事	993
第十五章 由庄入佛		1000
一	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	1000
二	临终前，静竹劝杨度读读佛经	1006
三	八指头陀的诗集将杨度引进佛学王国	1012
四	一个万籁俱寂的庐山月夜，杨度终于领悟了佛门的最高境趣	1017
五	叔姬把五彩鸳鸯荷包送给了心中永远的情人	1024
六	虎陀禅师为信徒们开传法会	1034
第十六章 中山特使		1043
一	禅意发挥到极致，原本与艺术的最高境界相通	1043
二	梅兰芳几句俗家之言，无意间触及到了佛门天机	1054
三	尚拟一挥筹运笔，书生抱负本无垠	1058
四	在陈炯明叛变的严重时刻，杨度践约帮了孙中山的忙	1065
五	千惠子在寒山寺立下中日合璧诗碑	1075
六	孙中山交给杨度两个使命	1083
七	江亭三题《百字令》：卅年一梦，江山人物俱老	1093

第九章 投身袁府

一 为接儿媳妇回家，老名士煞费心机

一个月后，一道上谕寄到长沙又一村巡抚衙门。抚台岑春蓂拆开看时，朱笔上谕写的是：据张之洞、袁世凯奏，湖南湘潭籍举人杨度留学日本多年，精通宪法，才堪大用，当此预备立宪时期，国家需才孔亟，特赏杨度四品京堂衔，着湖南巡抚咨送该举人入京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。

岑春蓂就是前不久败在奕劻、袁世凯手下的岑春煊的亲弟弟，当时看到这道谕旨，心中不免诧异：这个杨度凭什么通天本事，能得到张、袁的会衔荐举，皇上的特旨征调？岑抚台对湖南宪政公会的活动和杨度本人一向都很冷淡，他不相信他们能成事，可这道谕旨的下达，分明是杨度飞黄腾达的前奏。岑抚台不敢怠慢，他要谕旨迅速转告杨度，并准备为之隆重饯行，赠送丰厚的仪程，借以弥补先前的冷淡，也为日后的巴结预留地步。

杨度这些日子不在长沙，他在石塘铺为弟弟主持订婚礼。杨钧今年二十六岁了，前两年母亲为他说了同县尹和白先生的长女。尹和白不喜功名，专好绘事，以画花鸟虫鱼闻名于乡里。女儿受父亲的影响，也喜欢书画。杨钧很满意这门亲事。

三个多月前，李氏听说儿子们要回国，便择定长子的生日即腊八节这天为次子办婚事。不想伯父突然去世，按礼制，作为亲侄儿的杨钧当守丧一年，但定好的喜期也不好改，便将这个日子改为订婚日。杨家父亲不在世了，订婚礼自然由兄长杨度来主持。

尹家来了老父亲和一个哥哥两个堂弟，杨家来了不少三亲六戚，订婚酒办得热热闹闹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尤其是李氏老夫人，为小儿子办成了这件

杨钩撰《外舅尹府君墓志铭》：“府君讳金易字和白，湘潭人也。少多奇异之行，长怀高轍之志，不治产业，尤厌帖括。寻孔氏周流之迹，同孟轲传食之方，乃以布衣，参预簪笏，捭衣长揖，旁若无人。湘乡相国，礼以上宾，欲擢高官，逡巡不受。遂不夺其志，以成其美，命子纪泽并从学焉。府君固乐乎方外之纵，不欲久依权贵，遄归故里，鬻画为生。善画梅花，尤工虫鸟。宋元以后，无此佳制，冬心、南田，未克与抗，尺纸寸缣，均为世宝矣。”

大事，她最后一桩心事也了结了，成天忙进忙出，乐呵呵的。在一片喜悦之中，杨度却发现妹妹叔姬脸上隐隐有忧色。

订婚仪式结束后，代懿独自回云湖桥去了。代懿和叔姬结婚后不久，叔姬便发觉丈夫所写的诗文并没有刚见面时的那些诗文好，怀疑丈夫先前做了假，心里就有几分瞧不起。代懿在日本三年，读了几个学校，学军事学法律都没毕业。回国后，找事做又高不成低不就，弄得终日在家无所事事，自己也很烦，脾气也变坏了。叔姬在日本时就对丈夫有外遇而恼火，回国后见他如此不争气，越发瞧不起了。小夫妻常常争吵，叔姬多次表示要和代懿离婚，唬得公公叫苦不迭：自古以来只有丈夫休妻，哪有妻子喊要离婚的道理，这都是留洋留出的结果！但媳妇是才女，他从心里喜欢，儿子也确实不上进，不能怪媳妇不爱他。每逢儿子和媳妇吵架，老头子总是责备儿子，从不说媳妇；遇到媳妇哭哭啼啼时，他还陪着笑脸去劝解。周妈免不了幸灾乐祸，时常对人说：媳妇敢在公公和丈夫面前翘尾巴，这世道真的是变了！

见妹妹不跟丈夫回家，杨度知道小两口又闹不和了，他来到妹妹房中，要跟她说说话。

叔姬不在，靠窗的黑漆木桌上放着一张花笺。这花笺用长约八寸宽约五寸的白宣纸裁成，上面画着两只淡墨小虾。杨度认出这是齐白石的手笔。齐白石每年过年的时候，都会给最要好的师长亲友送一件礼物，那就是一叠自制的信笺，他在信笺上画一点花或小动物。虽寥寥几笔，却气韵生动，深为大家喜爱。这几年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画的画也越来越值钱，他送给别人的信笺也就越来越少了，非他所尊敬所亲密的不送。叔姬的才气为他所佩服，故叔姬每年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三五十张白石花笺。叔姬没有几封信可写，她主要用来誊正自己最后吟定的诗词。

这张花笺上有一首诗。杨度拿起来看，墨迹未干，显然是刚刚写就的，题作《玉阶怨》：

新月艳新秋，闺人起旧愁。
宵长知露重，灯暖觉堂幽。
寂寞金屏掩，凄清玉筯流。
思心无远近，征骑日悠悠。

杨度看后心情沉重：叔姬不但心绪孤幽，更为可怕的是她至今尚记着“旧愁”，怀念不在身边的远人。这个远人，只有做哥哥的他心里明白，那就是供职翰林院的夏寿田。

“大舅！”澍儿喊着进了屋来，杨度亲热地抱起他，叔姬跟在儿子的后面。

“一年多没有读到你的诗了，你的这首《玉阶怨》，无论是遣词还是意境，都比先前大有提高了。”杨度指着桌上的花笺对妹妹说。

“哥，你看到了？我正打算请你指教呢！”叔姬从哥哥手里抱过儿子，澍儿在妈妈怀里呆不住，挣扎着下地自个儿出门玩去了。

“哪里敢言指教！”杨度笑着说，“我现在忙得一塌糊涂，有时技痒想吟诗也吟不出佳句来。”

“吟不出诗才是好！”叔姬凄然笑了一下。“过去读书，对古人说的文章憎命达、诗穷而后工一类的话不能理解。现在我明白多了，好诗都出自苦命人的笔下，尤以女子为突出。”

“你这话过分了点。”

“不过分！你看薛涛、鱼玄机、李清照、柳如是这些为后人留下好诗好词的，哪个命好？前代那些诰命夫人，未必都无才，却没有一首好诗传世。”叔姬说得激动起来，清瘦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潮。

杨度知妹妹是在为自己的婚姻不幸而借题发挥，也就不再和她争论下去了。

“叔姬，我这几天很少看到你和代懿说话，前天你又让他一人回家了，是不是又顶嘴了？”

“我才不和他顶嘴哩！”叔姬撅起嘴巴，侧过脸去。“他过他的，我带着澍儿过我的。”

杨度也对代懿很不满意，为妹妹抱屈。但作为哥哥，当然只有劝和的责任，再没有拆散的道理。他对妹妹说：“代懿留洋三年，不为社会做点事也太可惜了。要不，我在长沙先给他谋个差事，试着干干。”

叔姬不说话，眼泪悄悄流了下来。杨度劝道：“莫哭了，有什么事，你



王闾运

跟我跟湘绮师说出来，代懿心里对你还是好的，他的缺点就是不能吃苦。这也怪不得，满崽，师母从小宠惯了。贤妻帮夫成才的事例，古来多得很，不要动不动就分开过，这不是办法。”

杨度还想规劝妹妹：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，不能老念念不忘，要正视现实，幻想不可太多。但总觉得这些话会伤了妹妹的心，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“哥，姐，湘绮师来了！”杨钧喜滋滋地进屋报信。对老师亲来家门贺喜，他很激动。

杨度兄妹忙出门迎接，王闾运正迈步走进堂屋。老头子穿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笑嘻嘻的，与往日不同，今天周妈没有跟随在身后。李氏满脸堆笑地迎上去：“王先生，真正不敢当。小三这是订婚，所以没敢惊动您老的大驾。”

王闾运大声笑着说：“亲家母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怎么能不请我呢，我也要来喝两杯酒嘛！”

李氏听了，笑得更开心了：“好，好，王先生，您老这样抬高小三，真是给了小三大脸面，您老请坐，我这就去筛酒！”

杨度走上前去搀扶老师，叔姬在一旁说：“爹，您老也来了！”

王闾运望着儿媳妇，微笑着说：“你弟弟订婚，我能不来吗？本来前两天就应该来的，只是我安静惯了，受不了那个热闹，特意等客人走后再来，你们不会介意吧！”

叔姬说：“看您老说的，我们怎么会介意！”

“澍儿呢？”王闾运眼睛四处扫了一下，“几天不见了，爷爷很想他哩！”

叔姬答：“跟邻居的小孩子玩去了，等下叫他来见爷爷。”

杨钧腼腆地进来，叫了声“先生”，便不好意思多说话。

“重子，恭喜你了！”王闾运红光满面地笑着说，“你那还没过门的堂客我见过，人长得好看，又文静，还跟她父亲学了几笔梅花。那年我去她家，尹和白还叫她当面为我画了一枝哩。的确不错，你们真正是珠联璧

合、比翼双飞了。”

杨钧喜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王闳运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来，递了过去：“重子，这二十块银洋，是我的一点贺礼。礼物轻拿不出手，你就看我的薄面收下吧！”

李氏忙说：“王先生，这怎么敢当？您老先收起，明年正式拜堂时，您老再赏给他吧！”

杨钧也不好意思伸手接。

王闳运说：“亲家母，这只是二十块银洋，贺他订婚的，明年拜堂，我老头子就是再穷，一百块也不能少呀！”

李氏感动地说：“王先生，您老越说越客气了。”

叔姬也说：“爹，您老就不要破费了。”

王闳运说：“叔姬，你是我们王家的媳妇，你要站在王家这边说话，怎么也跟你娘一样的客气！”

说着，硬往杨钧身上塞。

杨度对弟弟说：“湘绮师一番好心，你就收下吧！”

杨钧只得说声“谢谢”收下了，对老师说：“这里吵，您老到我的书房去坐坐吧！”

“好哇，我正想看看你的书房。”

杨度兄弟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走到后面一排屋。这里有四间房：靠东边两间住着杨度一家，靠西边两间是杨钧的，一间作卧房，一间作书房。来到门口，只见楹柱上贴着一副联语：圣人可弘道，君子不要功。

王闳运笑着说：“这副楹联看来是重子自撰的，非哲子代拟。”

杨度问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王闳运说：“若是你写的话，下联必为‘君子要建功’，如何？”

杨度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先生说的是。”

“你们兄弟一母所生，性格却迥然不同，真是有趣。”

王闳运说着进了屋，看见书桌上摆着一本碑帖，顺手拿起来说：“我道重子楹联的隶书为何写得这样清秀，原来天天在临帖。这本《石门帖》临了几遍了？”

杨钧答：“有七八遍了。”

“还临了些什么帖？”

杨钧从书柜里托出一叠字帖来，王闳运翻了翻，问：“都临过吗？”

“都临过，多的十来遍，最少的也有两三遍。”

“重子用功不浅！”王闳运合上字帖，认真地说，“学隶书自当多临汉魏两晋时期的碑铭，不过也不可盲目，要善识其长而辨其短。”

杨钧忙说：“先生这话说得很好，我就是没有这个眼力，您老给我指点指点吧！”

“我的字写得不好，但看帖还是下过功夫的。”王闳运重新拿起那叠字帖，一本本地翻着。“这些帖，我年轻时都仔细揣摩过。比如《石门帖》，它的长处在于善收善变，而短处在端严不够；《张迁碑》字体俊秀，但笔势短蹇，不能发展；《衡方碑》结体谨实，但又显得笨拙，稍失空灵；《尹宙碑》美而不流，《曹全碑》巧而不朴，《孔宙碑》开张而不蕴蓄，《史晨碑》又恰好相反，蕴蓄而不开张，《白石神君碑》力度有余，但缺风致，《华山碑》则有风致而缺力度。依我看，学隶书当多临《孔羡碑》。《孔羡碑》能收能放，能实能虚，其结体承西京之纯静，其笔画则启北朝之强悍。此碑刻于汉魏之交，前有劲敌，复多时贤，故作书者极为构思，乃成此绝世佳作。多临《孔羡碑》，重子的隶书当可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”

杨度说：“先生这番碑帖高论，过去在东洲从没听过。”

王闳运笑着说：“你是没有当我为书法家，从不问我，高论从何发起？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杨度想起叔姬新吟的《玉阶怨》，何不借此机会请先生开导开导：“先生，叔姬这两天做了一首五律，诗不错，但情绪低沉了点，您老给她说说吧！”

原来，王闳运到石塘铺来，给杨钧贺喜是次要的，接媳妇回家才是主要的。前天，代懿一人回家，脸色忧郁，老头子就知道小两口又闹意见了，媳妇一定是赌气住娘家不回来。他问了儿子几句，又教训了一番。代懿哭丧着脸说：“爹，叔姬总是不理我，我拿她没办法。求爹帮帮忙，到杨家去一趟，把叔姬接回来吧！”

“唉！”王闳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生子当如孙仲谋，我怎么生了个刘阿斗！他真想骂儿子几句“混账”“无用”的话，但看到儿子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心又软了。也怪自己太爱才了，为代懿娶了个如此才高心也高的媳妇，代懿与她的确是不般配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给他找个平平凡凡的女子，他也就不会受这种窝囊气了。能怪儿子吗？做父亲的应该知道儿子是什么料，说到底，还是怪自己呀！王闳运狠了狠心，看在死去的夫人的面子上，再帮儿子一次吧！

听杨度这么一说，王闳运忙说：“叫叔姬把诗稿拿给我看看。”

一会儿，叔姬一手牵着儿子，一手拿着诗笺进来了。

王闳运伸开双手，慈爱地对孙子说：“过来，让爷爷亲亲！”

澍儿过去，王闳运把他抱在膝盖上，摸了摸孙子的脸：“几天不见爷爷了，想不想？”

“想！”澍儿口齿伶俐地回答。

“真乖，真是爷爷的心肝宝贝！”王闳运心里高兴极了，亲了孙子两下，说，“澍儿，跟爷爷回家好吗？”

小家伙望着妈妈不做声。

王闳运明白，对杨度兄弟说：“你们看，澍儿长得越来越像他妈妈了，一点也没有代懿的蠢气，他今后会为我们王门争大脸面的，过了年后我要亲自为他发蒙。”

叔姬听了，心里又喜又酸，眼角边悄悄地红了。

“叔姬，手里拿的是新做的诗吗？给我看看。”

叔姬递过去，轻轻地说：“随便写了几句，请爹指教。”又对儿子说，“爷爷有事，下去玩吧！”

王闳运松开手，澍儿从膝盖上下去了。诗翁接过诗笺，拖长着声调念了一遍。

“好！”他放下诗笺，望着媳妇说，“这首五律写得很好，若置于汉魏怀人诗中，足可乱真。尤其是‘宵长知露重，灯暖觉堂幽’两句，可追南朝梁人‘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’的意境。”

“爹夸奖了！”听了公公这番评价，叔姬心里很是安慰。

“叔姬吟诗有慧根。”王闳运扫了一眼他的三个入室弟子，说，“你们三兄妹，可称之为湘潭三杨，三杨之中又有别。哲子长于作论说文，剖析事理，广征博引，有种使人不得不服的气势，故我一向认为哲子可从政。重子之才在金石书画上，性情又笃实淡泊，可望成为一个有大成就的艺术家。叔姬灵慧，情感丰富，于诗词体味深。诗词非以学问取胜，它是才情的表露。”

一个小女孩端来一杯香茗，叔姬接过，亲自给公公递上。王闳运对儿媳妇这个小小的举动很是满意，喝了一口后，又说：“今天读了叔姬这首五言，我很高兴。关于诗，我想多说两句。”

三兄妹绕着先生身旁坐下，一齐洗耳恭听。

杨钧著《草堂之灵》卷九《论家数》：“王湘绮先生尝曰：文有时代而无家数，惟诗有家数。”

“我曾将诗文仔细比较过，看出文无家数，有时代，诗不但有时代，亦有家数。文分代，犹如语言分地域，钱塘话不似富阳，湘潭话不似衡阳。诗为心声，一人一声，故诗除时代外尚有家数之别，学诗当学大家。”

叔姬心细，见公公从进屋到现在还没吸烟，便从堂屋里找来一把铜水烟壶，又亲自将烟装好递给公公。王闾运正想着要吸烟了，接过烟壶，重重地吸了一口，果然精神大增。重子的书房变成了他的课堂。

“诗有两派，一五言，一七言。叔姬喜五言诗，我也于五言下过大力气，三十章《独行谣》费了我百日之功。今日专给你们说五言。”

王闾运又吸了一口，兴致大为浓烈起来。

“五言起于虞廷，兴在汉初苏李两家。苏诗宽和，李诗清劲。后世继承宽和一派的大家有曹植、陆机、潘岳、颜延之等人，继承清劲一派的有刘桢、左思、阮籍、谢灵运等人。到了唐代，五言诗融苏李之长，自成为一种气象，陈子昂、张九龄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孟郊等都是大家。宋代以词为美，明代则专事摹拟。近世五言诗做得好的，当推邵阳二才子魏默深与邓弥之。”

王闾运这篇即兴之谈，令杨家兄妹都很佩服，尤其是酷爱诗词的叔姬在心里默默寻思：倘若真的与代懿离婚，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老师？要想在诗词上再前进一步，没有像公公这样的大诗人指点，岂不是空想？想到这里，离开王家的心思一下子淡了许多。

“叔姬学五言诗，尚需多吟苏、李、曹、阮之作，自会日有长进。就拿《玉阶怨》来说吧，意境虽好，用字尚有可斟酌处。”

叔姬起身，拿起诗笺走到公公身边，说：“请爹帮我改改。”

王闾运接过，凝神屏气地又看了一遍，说：“比如说第二句吧，‘闺人起旧愁’，这个‘旧’字就值得推敲。旧愁，旧时有何愁？使人费解。”

叔姬脸刷地一下子红了。这个“旧”字，正是她这首诗的诗眼。全篇诗，说到底就是为这个“旧”字而作。她当然不能辩解，不过也从心里佩服公公的眼力。“爹看改个什么字为好？”

“我看改个‘远’字好些。这首诗说的闺人怀念出征在远方的丈夫，将‘旧愁’改为‘远愁’，与全诗的气氛更协调些。”

叔姬还在迟疑，深知个中况味的杨度忙说：“正是先生所说的，旧愁不应该再泛起，闺人心中只能是远愁。”

杨钧不明白诗外之意，说：“‘远愁’好是好，只是跟后面的‘远近’重了，一首五律只有四十个字，重了不好。”

“这不难，换换就行了。”王闳运思索片刻，说，“这样吧，‘思心无远近’改作‘思心无日夜’，诗人写的是月下怀念，也宜以‘无日夜’为好。”

“这‘日夜’的‘日’，又与下面的‘征骑日悠悠’的‘日’重了。”杨钧像是有意为难似的，又找出一个岔子。

“不要紧，干脆改到底！”这个小小的困难，对这位诗坛泰斗来说算什么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，“‘征骑日悠悠’改为‘征骑岁悠悠’。”

“真是改得好！”杨度击掌赞道，“经先生这么一改，真可谓毫发无憾了！”

说完望着妹妹，叔姬红着脸盯住诗笺，一直默不做声。王闳运借着这个气氛，不失时机地兜出他来杨家的真实意图：“叔姬没做声，她还有不同的看法，我看也不能勉强。古人为一个字可吟断数根须，这几个字还可再斟酌。叔姬，明天带澍儿和我一道回去，我们还可以再商讨。你说呢？”

叔姬终于明白了公公为她花费多大的苦心。就凭公公今日这番诗论，也不能拂了老人家的意思，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王闳运如释重负。

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“啵啵”的锣声，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。王闳运对杨钧说：“一定又是哪位给你贺喜来了，你去看吧！”

一会儿，杨钧激动万分地进来，对杨度说：“哥，你快出去，抚台衙门来了三四个报喜的人，说是皇上下了圣旨，要接哥进京做大官了！”

二 王闳运为进京做官的弟子准备了两份特殊礼品

杨度听了这话，不觉一惊，忙起身说了句“去看看”，便快步走出大门。

门外早已聚集了一大堆人，见到他出来，就有好几个人喊：“大公子，给你道喜了！”也有人抢着对报喜的人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杨大公子！”

报喜的捧着一个尺来长的大信封，走到杨度身边，双手递上，说：“杨老爷，岑抚台给你送来了皇上的圣旨，里面还有他给你的亲笔信。杨老爷，恭喜你高升了！”

张一麟撰《古红梅阁笔记》：“湘潭杨哲子度，袁（世凯）、张（之洞）二人所欲见而未得者，会自日本回籍临其伯父之丧，二公乃电令湘南巡抚咨送入部，乃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，与浙江劳乃宣同时被荐。”

人群中又有人高喊：“大公子高升了！”“大公子，你真了不起呀！”“大公子，你要请我们喝酒呀！”一片闹嚷嚷的。

真个是喜从天降，杨度心里乐融融的。他接过信封，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！”又问，“来了几个？”

“三个。”报喜的回答。

杨度转身对身后的弟弟说：“快去给三位弟兄一人十块银元赏钱。”

李氏笑咪咪地拉着打锣的人说：“大兄弟，你们都是从省里来的吧，难为你们了，快进屋喝酒！”

杨度也对他们拱拱手说：“弟兄们进屋吃饭吧，我先去拜读圣旨。”

送信的人笑着说：“拜读圣旨是大事，你去吧！”

李氏说：“你去吧，我来招呼。”

黄氏也出来和婆婆一起招呼客人，又邀几个有点脸面的人进屋来陪着客人闲聊。

杨度捧着信封忙走进重子的书房，王闾运喜滋滋地起身迎上前去，笑着说：“真凑巧，让老夫赶上这个喜事了。”又问，“圣旨拜读了吗，怎么下的？”

叔姬也喜道：“快抽出来看看。”

杨度说：“正要和先生一起拜读。”

杨度抽出由内阁寄出的上谕，大致看了一下就递给了老师。叔姬也凑过来看。杨度这时才倚在先生的肩后，重新将上谕一字一句地仔细读起来。

“特赏四品京堂衔，着湖南巡抚速将该举人咨送进京，任宪政编查馆提调。”王闾运看着看着，不觉读出声来。“哲子呀，老夫可真盼着这一天了，一下子就授四品京堂，这可是异数呀，当年左文襄出仕之初，也只是五品知府衔哩！”

叔姬马上想起九年前谭嗣同从湖南进京，也是授的四品京堂衔。她很敬重谭嗣同，正想用谭嗣同的故事来称颂哥哥，却又想到谭毕竟结局悲惨，此时不宜提他，于是顺着公公的话：“正是爹说的，左文襄公后来组建楚军时的官衔也正是四品京堂。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肇自四品京堂，哥，这是一个好兆头呀！”

“好兆头，好兆头！”杨度点头笑着说，“岑抚台还有一封信。”

他把岑春煊的信展开念道：

哲子先生大鉴：

天恩优渥，潭州生辉。恭贺先生荣膺重任，建功立业。大驾何日启程，望速告知。弟当谨备安车，亲来湘潭迎接，并召湘中名流，为先生治酒饯行。敬颂台安！

弟岑春蓂顿首

杨度冷笑道：“几天前我到巡抚衙门，请他见见我，商谈立宪大事。他打发一个三流师爷出来。那师爷跷着二郎腿，打着官腔对我说，抚台大人忙得很，一天到晚朝廷来的钦差大臣都见不赢，朝廷下的公文都看不完，哪有空闲见你。有什么事，跟我说吧。这会子就有空了，还要到湘潭来接我，好大的礼性！”

叔姬说：“官场上的人就是这样子，只认纱帽不认人，快莫叫他来，这种官我见不得，见了就恶心！”

王闾运笑着说：“不要说这个话，你哥如今也是官了，他听了不舒服。”

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叔姬坚持自己的看法，“官场这块地方，男人们个个都想挤进去。其实，当官有好处也有不好。未做官以前，好端端一个男子汉，一旦做了官就变坏了。”

杨度说：“不能一概而论，有变坏的，也有不变坏的。伯父做了多年的总兵，到死也没变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变。”

“哥，这话是你今天刚接到圣旨时说的，我记住了，到时若沾染官场习气变坏了，我可会说你的哟！”

“美哉斯言！”王闾运击掌赞道，“叔姬真不愧为杨门才女、王家贤媳。有此见识，难得难得！哲子，你此去京师，我也为你准备准备。你离湘潭前到湘绮楼来一下，我要为你饯饯行。”

杨度说：“学生心里正没有底，还望先生多加指教。过两天，我就会到您老府上来。”

公公今天旅途辛苦，又说了这么多话，叔姬知道必定累了，便对公公说：“您老先在重子床上躺一躺，过会儿我来请您老吃晚饭。”

七十多岁的王闾运的确是累了，见儿媳妇这般细心体贴，心里很是欣慰，更加怨儿子不争气。他起身对叔姬说：“明天带着澍儿回去。代懿不成

胡乐翁撰《补谈湘绮老人王壬秋》：“杨度妹即其次媳，有才女称，但夫妇间勃谿时生，有伉离意。老人慰子不肖而媳才，婉语慰媳，谓‘豚儿固不足耦，汝姑居我家，不为我媳，且为我女弟子’。杨女亦工诗，翁媳间时有唱和，传诵于世。”

器，他不配做你的丈夫，看在澍儿的分上，到家里去住，你今后可以不做我的儿媳妇，且做我的女弟子。”

公公这样通情达理，叔姬很感动，她含泪点了点头。

三天后，杨度来到湘绮楼。在这座环境优美、藏书丰富的楼房里，师生二人多年来有过数不清的倾心交谈。他们谈学问，从上古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，谈到时贤的诗文著述；谈政治，从战国的远交近攻、合纵连横，谈到本朝的洪杨之乱、辛酉政变；谈世俗，从年岁的丰歉、社会的动乱，谈到度日的艰辛、家庭的复杂。

在学生的眼中，先生身历道、咸、同、光四朝，游历半天下，结交尽人杰，掌教席五十余年，著述数百万言，是当今最大的智者，从他的身上可得到无穷尽的知识。在先生的眼里，学生天资聪颖，文采斐然，胸有大志，气概不凡，是一块浑金，一枚璞玉，经陶冶雕刻可望成大器。今天的这次话别，无论是对将行的学生还是对在家的先生而言，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。

此刻，他们面对面坐在二楼的走廊上，中间摆着一个枣红色的雕花矮脚四方茶几。这是齐白石精心制作送给恩师的礼物。茶几上放着两碗茶。先生这边，茶碗边站着一个铜水烟壶。学生那边，茶碗边躺着一盒进口雪茄。太阳高悬在黛青色的天空，它明亮而温暖的光芒给残冬的湘绮楼带来蓬勃生机：深绿色的橘树叶片厚实饱满，黄褐色的迎春枝条柔蔓轻软，古铜色的蜡梅树上布满了一个个饱满的蓓蕾，要不了十天半个月，它们就会迎着瑞雪怒放，用美丽的色彩和迷人的姿态装点广袤的素色世界。有一条梅枝穿过栏杆斜出在茶几之上，给师生的晤谈平添了若干诗情画意。杨度的心情犹如眼底的景色，亮闪闪，光灿灿，他兴奋地聆听先生的高谈阔论。

“哲子，我今年七十六岁了，能够看到你今日这分光荣，我很欣慰。”王闳运穿一件银狐皮长袍，外罩一件黑色贡缎马褂，斜斜地靠在藤椅背上，兴致极高地说，“你这次虽比不得姜子牙、诸葛亮出山为相，但以四品京堂征调，在本朝也算是殊荣了，这固然要得力于你在东洋的留学，也要感激张香涛、袁慰庭两位军机大臣的荐举。”

“先生说的是。”杨度点头。他今天戴了一顶镶嵌着红玛瑙的青呢瓜皮帽，脑后垂下的是一条这几天才装上的假辫子。两年前他在日本剪去了辫子，回家后李氏老夫人总看不顺眼。报喜的第二天，她兴冲冲地拿来一条辫子，对儿子说：“你要到皇上身边做官了，没有辫子不行，过两年头发长